

鐵函齋書跋

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館據涉聞梓舊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余好跋金石之刻。歲月既久。合家藏與他所跋者。彙爲一。得若干卷。夫前人書跋多矣。自董道、虞川書跋後。不下數十家。雖知書者少。其言或未盡合。然攷證多出焉。余又安能別出新奇以附益之哉。惟是一代有一代之收藏。一物有一物之原委。無前人之題跋。不能知其原。無後人之題跋。不能悉其委。是二者相須爲用。而不能偏廢者也。況百年以來。碑刻之出地者。如漢之曹全、六朝之崔敬邕、唐之吳文、李輔光、顧良輝、周眞、靳府君、田仁琬、梁府君、蕭思亮、王居士、張希超、陳司徒者。不可勝數。皆前數十家之所未載者也。而余又遺焉。是金石遇余而厄矣。烏乎可。若跋之合與否。則前人且有訾議。而余又何責焉。亦存其說而已矣。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大瓢山人自序。

鐵函齋書跋卷一

清 山陰楊 賓著

吳將軍半截碑

古今碑刻集右軍書。見諸載記者凡十八家。皆從聖教序出。此碑其最著者也。趙子函云。萬歷末。王堯惠輩得之西安城壕內。告郡守昇置頻宮。雖止半截。而不甚剝蝕。字畫圓勁。與聖教等。余舊有數本。皆未及裝。爲人取去。此本得之常少司寇紫雪齋。念已裝背。特書數語于後。當不復與人矣。

查查浦宋楊黃庭經

唐以前善臨黃庭者。無過智永禪師。褚河南。吳學士。徐會稽四人。褚本在潁上。玉版毀未久。人往往得見之。餘皆不易見。黃魯直謂吳本字大於永師。徐則瘦而長。今此本鋒棱瘦勁。又字形稍長。而折處過重。頗有怒猊渴驥之勢。其爲會稽臨本無疑。況紙墨俱係南渡以前物。迥與近搨不同。查查浦寶之在潁本上。宜矣。

家藏舊搨聖教序

此上海蔡猷仲藏本也。戊申冬歸予。丙子客皖口。屬工裝潢。失元門以下十六字。壬午春。從查宮諭聲山邸舍。割他本補之。癸未冬重裝於家。蓋朝夕不離者三十有七年矣。右軍真跡不可得。石刻流傳者唯此一序。而世又多贋本。幾令觀者莫辨。予謂未斷真本。世不多見。見亦價等連城。非貧士所敢覬覦。莫若多

蓄斷本。擇其鋒稜猶在者而寶之。不愈於未斷贗本乎。若此。則所謂鋒稜猶在者也。寢斯食斯。了此一生。吾願畢矣。

戲魚堂東方朔畫贊

廣川書跋云。右軍寫畫贊與王敬仁。敬仁亡。其母見平生所愛。納棺中。又曰。開元搜訪校定大王書二卷。畫贊第二章。挺斷以爲僞。則此書不傳久矣。何以褚登善書目。又列周公東征之上。豈登善鑒定。反出章挺下耶。此帖不知取何本摹石。觀其字畫。險勁類擣素賦。道因碑。迴非寶晉齋。停雲館可比。弇州論戲魚堂帖。尙在潭絳之下。而神采已如是。若得右軍真本。不知更作何觀。吾不能不恨敬仁之母矣。康熙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跋。

東陽何氏蘭亭帖

此東陽何氏所得維揚石塔寺禊本也。雖前十八行與後十行。係兩石湊合。然筆跡相同。俱從聖教脫胎。實得率更神髓。就予目中所見。當世所貴重如開皇本。神龍本。柯九思定武本。穎上本。皆出其下。若他所摹刻。更不必論矣。余以玉版十三行。屬甯觀齋。從沈芷岸編修易得之。寶愛與聖教等。雖有好事如崔者。欲以銅硯一枚易一字。弗與也。

穎上黃庭蘭亭帖

穎上井底玉版。一面刻蘭亭。一面刻黃庭。相傳出褚登善手。蘭亭余家舊有一本。黃庭則購而未得也。于

午秋。穎上甯編修觀齋見贈此帖。則兼黃庭蘭亭而有之。蘭亭雖盛行於世。猶出何氏定武下。若黃庭。但非思古齋可及。卽會稽石氏本亦不及也。烏得以其剔墨微傷而忽之也。

陳秉之東陽蘭亭帖

往孔比部東塘與予言東陽何氏蘭亭十八行已前。石理細爲真定武。後十行。石理麤係贗本。予以神骨前後一轍駁之。近見珊瑚網載宣德四年揚州石塔寺僧發地得二石。運使何士英截齊合之爲一。乃知東塘所云本非無見。特以前十八行爲真定武。則尙未確耳。按蔡條定武跋云。熙寧中孫次公帥定。納其石禁中。又刻一石還之壁。則薛師正所取之石業已非真。而況士英所得。又非一石耶。第就今日而言。無論後世摹本。卽隋唐以前。如開皇本神龍本。柯九思穎上本。皆在此本之下。則雖謂之真定武也可。謂之真昭陵本也亦無不可。秉兄其實之勿失。

隨清娛帖

褚令碑刻最著者。如聖教序。孟法師碑。西昇經。陰符經。蘭亭敘。俱曾見過。獨未見此本。而事亦甚幻。偶從水村借觀。雖較諸本稍遜。然意思周密。姿致橫生。所謂專取右軍媚趣者。耳目爲之一新。又不止千秋而下。爲子長添一佳話已也。

魏水村玉版十三行

吳興云。洛神賦。思陵獲九行百七十六字。米友仁跋。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。作兩截裝。有悅生及長

字印。此玉版十三行之所由刻也。癸未新春，因陳鴻臚欲購此玉，余獲見於京師，其爲悅生堂故物與否，余不能辨。然洪清遠去今未遠，玉版墨搨，不應模糊若是。況字畫疎蕩，精采煥發，雖不敢定爲大令真本，要在吳興臨本之上。豈清遠輩所能辦耶？水村寶之，勿爲浮言所惑可也。

又跋東陽蘭亭帖

王竹齋定武蘭亭跋云：宣德四年，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得之民間，一面瘦本，一面肥本，是兩本刻一石也。珊瑚網云：揚州某寺僧發地得二石，何士英命工截齊，合之爲一。前所存者十八行，止猶不二字，後存者十行，起能不二字，則又顯然二石矣。余從前所見，前後石理雖有粗細之分，而字畫不甚相遠。又接縫處裝潢無迹，而何氏所刻蘭亭考內，一是二，總無確語，是以千古疑團，無從解釋。壬午冬，魏子水邨携何氏搨本見贈，確係前後二紙，前紙十八行，止猶不二字，與珊瑚網同。後紙十一行，始欣俛二字，則稍有異。考其故，蓋因從前裝潢家以欣俛一行重出，去之以泯其跡，始知珊瑚網之說本有原委，特未見重出一行耳。余今不去重出一行，使觀者有所攷證，亦率更之功臣也。雖然，余目中所見，無論宋元以後摹本，卽古今所號爲貴重若開皇本、神龍本、柯九思本、穎上本、三雅齋本、骨力神理，皆出此本下。豈卽薛紹彭所刻公寢本與公庫本耶？姑紀所聞，以俟再攷云。

唐李都尉墓志銘

書學盛于唐，是以唐人書自泰和而外，往往可觀。就予所見，如張嘉貞、王士則、張遇，皆無書名，而嘉貞之

北嶽碑。士則之清河王碑。遇之靳府君墓志銘。皆絕佳。此本不知有唐何人書。然秀媚刻削。與褚公等。張王皆不及也。省吾祕而藏之宜矣。

代友人跋宋搨黃庭經

黃庭真跡。在宋時已不可得見。見諸廣川書跋者。惟淇水呂先本。而董道則已辨其非真。若宣和書譜所載者。大抵皆景審、吳通微、徐浩、林藻等所臨摹。而容臺集則又以褚臨思古齋本爲第一。余皆未之見也。此本莊重而不拘謹。與陸侍講澹成所藏曹氏本相似。雖不能辨其確係何人所臨。而紙墨皆北宋物。譬之定武穎上禊帖。雖非右軍真跡。然出唐人臨摹。而又加以宋搨。豈止房邨二字。直芋千頭而已耶。因識數言。歸之查浦。

自臨定武蘭亭

蘭亭敘。右軍真跡而外。唐人臨搨。雖有趙模、韓道政、馮承素、諸葛貞、歐陽詢、褚遂良諸本。然無有出定武之右者。壬午秋。對初陳子。以定武本相借。且屬臨摹。余雖寢食於歐者有年。以爲欲學者必當以歐爲梯航。然蘭亭豈易言摹哉。聊以博大方一笑而已。

文待詔小楷千文

余往見待詔手鈔永嘉詩稿。雖規模不爽絲髮。而微失之拘。此則舒徐中節。態有餘妍。章誕云。方寸千言。而有徑丈之勢。不愧斯語矣。

沈芷岸定武蘭亭

右軍蘭亭敘。貞觀間自湯趙馮諸葛搨本而外。臨摹最善者。莫如歐褚二本。所謂定州。潁上蘭亭是也。千一百年以來。雖定州潁上。並駕齊驅。然考書法要錄。東觀餘論。廣川書跋。及宣和譜所定。皆尊歐而卑褚。趙趙蔡京輩。誠無足重輕。李嗣真徐浩張懷瓘。皆唐時書家。去貞觀未遠。鑒定必無差謬。蓋褚聚指筆端。雖得右軍媚趣。未免骨力單弱。所以有澆漓後學。自鄧無譏之誚。歐則堅守右軍一定之法。全以骨力爲主。不求媚而媚在其中矣。不然者。永禪師虞永興何等力量。而肯避其鋒鏑。爲之氣奪哉。余家舊有褚本。臨摹幾百遍。獨定州未之見。今觀此本。筆畫工巧。意態精密。實有如宣和所稱者。不但非後人手。并非湯普澈輩所能辦。其爲定州何疑。而葦閒乃以潁上相易。以爲書估適相當者。豈別有所見耶。書此以問世之精于是者。

靜學齋聖教序

余三十年來所見聖教序。無慮數百本。然帶筆無損者。多係贗鼎。而真正陝搨。則又鋒棱漫滅。不可辨識。二者吾均無取焉。壬午三月十八日。過聲山編修靜學齋。觀聖教十餘本。大抵如前之所稱者。最後出此。則陝搨真本。而又鋒棱四射。因拍案叫絕。借觀數日。而後歸之。編脩曰。子猶未見華亭司空家藏本也。不特帶筆毫髮無損。而且紙墨迥異。一展卷而古香撲鼻矣。余益惘然若有所失。草野賤子。又安得所謂司空本者而縱觀之耶。

開皇禊帖

禊帖流傳最多。然皆唐以後撫本。若唐以前本。目中所見者。惟神龍與此耳。神龍相傳爲右軍別本。此則不署姓名。尾後但列開皇年月。按開皇爲隋文帝年號。斯時能書者。無出永禪師之右。右軍真跡。又其素所收掌。而年月小字。又與千文真書相類。則此本定出永師之手。獨是師書。左規右矩。不能痛快淋漓。而此則沈鬱頓挫。盡態極妍。如再化其筆墨之跡。則歐褚皆當避席矣。豈以臨摹乃祖真跡而然。壬午二月十九日。在京師獲觀。借歸客舍。臨摹三遍。敬識數語。以問世之知者。

新得玉版十三行

玉版十三行。相傳賈師憲得子敬真跡。鏤於于闐碧玉。萬歷間。或從葛嶺斫地得之。歸泰和。令陸楚鶴。今此版轉入京師。余曾見之。水蒼色似玉。實則石也。模糊書令等十八字。後有宣和印。宣字亦模糊。按容臺集云。趙吳興得十三行於陳集賢瀨。自題此晉時麻紙。思陵獲九行。米友仁跋。賈似道復得四行。作兩截裝。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。夫似道既以于闐玉刻十三行。豈有不刻子敬真跡。反刻他本之理。今版末有宣和印。而無悅生等印。及小米跋。則非悅生堂所刻明矣。朱文盎云。從祖四桂老人。見其外祖錢唐洪清遠翻刻十三行於玉。則似乎別有一本。然清遠堂至今不百年。不應模糊若是。況字畫疎蕩精采。要在吳興臨本之上。豈清遠所能辦耶。癸未秋。王子耳溪贈予一本。既易東陽禊帖矣。耳溪又復贈此。故特記所聞見。以俟世之知者。

家藏麻姑壇記

余生平所見麻姑壇有四種。其一在從弟石公所。其二在陸其清齋。一肥一瘦。較石公本稍大。宋拓。其一則此本也。大小在石公其清閒。金陵瑣事云。萬歷間。華亭李鷹守建昌。麻姑碑久爲庫吏所壞。召工章田重刻。田病目。有神人來治之。乃愈。是建昌已有前後二本矣。今此帖之爲原本。爲章田本。皆未可知。然奇古遒逸。寬綽有餘。實有如四友齋所云者。癸未十月。屬石公裝而藏之。

家藏智永千文

永師書真草千文八百本。余鄉董氏藏其一。爲其女盜歸車水張氏。其子陞官延平。千文藏于家。邑令景融搜而奪之。融死。質東海徐氏。陞遂取鉤出副本勒之石。余曾見之。不若此本遠甚。此本骨肉停勻。正蔡君謨所稱唐太宗撫寫律召調陽者也。藏於家二十年。癸未秋。始屬從弟石公裝而寶之。

余氏翻刻宣示帖

往見陸其清家宋拓宣示。絕非遵訓閣寶賢堂停雲館可比。寢食不忘者經月。癸未冬十月乙亥。偶過專諸故里。市得此紙。墨雖新拓。而神骨似陸本。究其所自。蓋萬歷間余少愚翻刻本也。少愚鑄刻不在章田馬士鯉下手。鑄聖教序。黃庭經。醴泉銘。及此石。藏于家。而吳人不知也。故特表而出之。

穎上黃庭蘭亭帖

穎上黃庭蘭亭。自昔相傳爲褚臨本。薛紹彭則謂出湯趙諸君子。元明間人又皆指爲米南宮。余謂湯趙

諸君雖工樞揚。不長於臨。況黃庭經又諸君樞拓之所未及者乎。若南宮臨摹雖多。焉能瘦勁若是。今黃庭精采絕倫。在會稽石氏上。蘭亭則開皇定州而下。無出其右者。謂非登善。誰能辦此。此本乃潁州甯觀齋所贈。黃庭字畫本細。碑工以鐵絲剔之。字遂肥。所謂剔墨本也。今潁州劉氏又有翻刻本。蘭亭似更精。黃庭字畫雖細。而神氣索然矣。觀齋云。

余氏黃庭經

此萬歷間蘇州余少愚翻本刻也。時代流遷。費鼎日衆。無論右軍真跡不可得。卽唐人臨本亦不可得。米氏書史云。宋駙馬王詵使蘇州裱匠之子呂彥真摹一本。與唐臨本並行。今此本蛙痕類停雲。而骨力過之。再傳而後。紙墨稍舊。有不與呂彥真並行耶。書此以爲後日之驗。

十七帖

舊傳十七帖爲賀監臨本。李後主刻之石。王著又翻刻。又聞館本有勅字者第一。明尹子求摹本亦有勅字。往于姜西溟編脩寓齋。見有勅字本。其爲王著爲後主俱未可知。然紙墨甚舊。非南渡以後物也。此本雖無勅字。而神骨與姜本近。故特存之。

曹娥碑

曹娥碑。右軍北海皆嘗一書。予見查查浦。陸其清家有宋拓本。查瘦陸肥。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。而世共寶之。幾與隋珠和璧等。此本近查而拓不甚舊。或曰真賞齋物也。故附於真賞黃庭之末云。

澹遠堂聖教序

宋拓聖教序。二十年前。曾在杭州昭慶寺西廊見一本。風神奕奕。毫髮不傷。紙墨又舊。留寓齋十七日。乃取去。至今思之。此本知疑廣神教慈之正感異緣。露揚讚異。空空尙書十九字。雖皆陝搨聖教。然非此本原文。滄多二字。則贗本聖教而非陝搨。若合骨何以添五字。恐并非唐人書。不特非右軍也。而諸公以宋拓許之。得毋爲其所惑耶。壬午二月二十一日。

石公斷本麻姑壇記

金陵瑣事云。麻姑碑爲建昌府庫吏所跌。萬歷間。太守華亭李鷹召工章田重刻。則今日行世。大抵皆章本也。此本古逸寬綽。與陸氏宋拓同。而斷痕猶在。其爲跌後本無疑。無怪乎省吾之寶之也。臨摹一過。跋數語歸之。

鐵函齋書跋卷二

爭坐位帖

爭坐帖。米海岳定爲魯公書第一。袁文清稱其運筆清活圓潤。能兼古人之長。余謂魯公指實腕懸。實得右軍筆法。故其不經意之書。皆能蒼勁若此。真所謂綿裏裹鐵也。李後主以魯公書爲失於粗魯。豈未見此本與祭姪文耶。

又

此本圓活堅勁。雖魯公得意書。然不宜臨摹。譬之陶靖節、李青蓮詩。非不妙絕千古。而取而學之。不粗則淺矣。然則如之何而可。曰。講求筆法。寢食與聖教序數十年。則不求其似而無不似矣。

歐陽心經

率更最著者。如醴泉銘。擣素賦。皇甫君。虞恭公碑。皆大楷也。小楷唯九歌心經。而皆未之見。此本乃文氏停雲館翻刻。予偶得而裝之。譬之孫叔敖。不可見。見優孟。如見叔敖焉。又奚楚國之不可相耶。

姜氏蘭亭帖

此慈谿姜編脩西溟家藏本也。石廣二尺。長尺二寸。厚一寸許。兩面刻蘭亭敍二種。其一低一字。吳門黃氏物。嘉靖末。其子景星攜石遷慈谿。遂歸姜氏。編脩原序。指爲唐物。低一字本。以武塘錢相國跋爲證。高

一字本以高麗揆文庫本爲證。編脩書用第四指得豐考工筆法。當世多重之。其言必有端委。往在京師。出揆文本較對。與予言之娓娓。癸未冬。其嗣君道詠過吳門。拓此見贈。故特命工裝潢。并識其本末云。

樂毅論

善摹樂毅論。見諸雜記者。在唐則有馮承素。在宋則有王著。在元則有趙承旨。而修內司會稽石氏寶晉齋。星鳳樓。停雲館諸帖。又各有翻刻。遂至紛紜雜亂。莫可攷證。求所謂祕閣本。高學士家藏本。且如景星慶雲。而況于右軍手蹟乎。此本圓潤堅厚。不在祕閣下。故裝而藏之。

再跋智永千文

灣谿隱夫云。永師千文。殘闕數百字。王知微補之。又云。翻刻者不一而足。則永師真本。在宋時已難得矣。而況於今日乎。今日行世者。有杭州拓。嘉興拓。蘇州拓。皆莫知其所自。此則陝拓也。相傳卽知微本。按知微書雜永師中。正如舊之於薰。珷珪之於玉。當不待蔡君謨。歐陽永叔而後知之。此本純一不雜。絕無補綴之蹟。而又筆筆穩秀。與薛亢宗跋同一踐徑。疑卽亢宗臨摹。當俟博雅者辨之。

陳彥興東陽蘭亭

東陽何氏定武蘭亭鼓。王竹齋云。一面肥本。一面瘦本。是兩本刻一石也。汪珂玉又云。揚州某寺僧發地得二石。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爲一。前所存者十八行。止猶不二字。後存者十行。起能不二字。則又似乎兩石刻一本矣。壬午冬。魏子水邨贈予一本。前後二紙。後紙十一行。始欣俛二字。始知珂玉之說不爲無

因特未識後石重出欣俛一行耳。此本與魏本同出何氏。而紙墨如舊。彥興留心金石之學。其言是竹齋而非珂玉。云得之何氏所親之目擊者。余雖因魏本信前後兩石之不安。而終不能親至東陽。一考背面之有無。而水邨既略而不言。何氏又言而不備。則余與彥興之疑。又將何自而釋耶。請以質諸世之知者。不全穎上黃庭

黃庭臨本。莫有習于穎上者。費紫蘅云。初拓用硃砂爲硃砂本。次用墨拓爲墨本。墨積久模糊。則以鐵絲剔之。爲剔墨本。今則原石碎裂。又有劉公馭家翻刻本矣。余舊有剔墨本。不甚佳。甲申三月北行。得此於維揚市肆。雖殘缺七八行。然未經鐵絲本也。四月立夏日。書於泰郵舟次。

涵萬樓舊拓爭坐位

此西安府學拓本也。孫氏書畫鈔云。真蹟在京兆安氏。刻以傳世。吳中復守永興。謂其未盡筆法。因再刻一本。然則此本之爲京兆。爲永興。皆未可知。而清活圓潤。從容中道。則誠有如袁文清。王弇州所稱者。余向有西定拓本。不甚舊。癸未冬。見姜學士宋拓。忽忽如有所失。甲申正月。過禾中。觀譚書兩涵萬樓藏帖。書兩有柯敬仲之風。以十餘種相贈。而此與焉。精采雖不及姜。然比余本則稍舊。昔蕭翼給辨才蘭亭敘。詐稱賣蠶種人。榮資道買永興廟堂碑。與錢五十萬。余乃不費一文。而以無意得之。勝于蕭榮遠矣。五月初四日書。時挂席北行。未至淮陰三十里。

舊揭祕書續帖黃庭經